

春天来到鸭绿江

第三部

雷加

作家出版社

春天来到鴨綠江

第三部

雷加

作家出版社

1959·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原名“蓝色的青桐林”,为“潜力”三部曲的第三部)描写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向东北大举进攻时,造纸厂的干部和家属撤退后,留下来的工人对敌展开护厂斗争的情况;及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从事恢复与建设的情况。小说描绘了当时各方面复杂而壮阔的生活情景;勾画出了这天翻地复的年代里各种不同人物的思想动态与精神面貌。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字数 273,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2\frac{1}{4}$ 插页 4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39,001—64,000册

目 次

上 部

第一章	三个特派員.....	3
第二章	会合.....	16
第三章	新开嶺战役.....	29
第四章	从長甸河口到長白.....	48
第五章	“大員”来了.....	65
第六章	战争暴露了一切.....	78
第七章	“新年祝辞”.....	94
第八章	桥.....	112
第九章	四保临江的时候.....	126
第十章	行行宿宿.....	148
第十一章	黑豆.....	162
第十二章	胜利之师.....	176

下 部

第一章	烈士墓.....	187
第二章	调动.....	217

第三章	粮食	234
第四章	站在山头上	249
第五章	大楼工程	265
第六章	兄妹	283
第七章	应征的人	301
第八章	手里握着杓子	317
第九章	拉淬	332
第十章	冬至那一天	349
第十一章	居民会	365
第十二章	尾声	384

上 部



第一章 三个特派員

安东造纸厂副厂长岳全善，在一个夜里老了，瘦了。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千軍万馬大撤退的夜晚，他虽然睡过一会，又彷彿沒有合过眼睛。现在，他的眼皮又澀、又沉。昨天的事，像一个翻一个的波浪，在他眼前閃过。他只覺得渾身疲乏透了；奇怪的是精神又極好。

岳全善从一堆破麻袋里，撑起身来。他第一件事，想要知道厂长何士捷在哪里。他們是在昨天夜里分手的，他却覺得过了很久了。当时，岳全善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很快就会見面的，甚至他早已想到了，他們見面的地方就在这第一个落脚点。

这是一座不大的倉庫，里面光線很暗，什么也看不清。从那个掛着一層烟塵的圓窗孔，透进来一絲微弱的光，照射着一些橫躺豎臥的模糊的身体，發出一陣陣鼾声和夢囈声，其中攪和着濃烈的汽油气味和人体的汗臭，几乎使他作嘔。

岳全善摸索着向隔間走去，这个隔間是用白漆木板隔开的，連門玻璃也用白粉塗过。他不知为什么竟認為何士捷一定在这里。他扭住了門把手，只有这时他感到自己的手臂多么酸弱無力，彷彿他剛剛害过一場大病一样。

隔間里更加昏暗，但岳全善一眼就看清了一切。在一張有

靠背的長椅上躺着一個人。這還能是誰呢？只有何士捷的腿是这样的：在那個關口上他的腿摔壞了，接骨神手孫癩子給他纏上了紅布，這時從這堆紅布里散出一股醋酸的味道。何士捷的上身斜靠在椅背上，領口披散着，一簇一夜之間生長起來的鬍鬚，遮掩了他的下巴。廣闊的額頭，被黑叢叢的眉毛隔開了，一雙明亮的眼睛，從那里探出來。

這雙眼睛在門剛一打開時，就睜開了，如同何士捷知道岳全善要來，一直在等着他。岳全善却是出其不意地看見了何士捷的，他搶上前去，兩手扶在椅背上，兩耳一陣轟鳴，心絃綑得緊緊的。何士捷的面孔，通過他的淚水打濕了，模糊起來了，好半天他說不出話來。還是何士捷先問道：

“說吧！怎樣？”

岳全善的手，被何士捷的手壓着，又緊緊地攥起來。這句親切的問話，包括了那么多的意思：“把你知道的，全告訴我吧！”“那里怎樣？”“他們——你和我的戰友們怎樣？”

在岳全善的述說當中，何士捷不時地動着。岳全善知道何士捷的腿在疼。他想：多么好的一個人，竟不得不吃這個苦頭。腿摔壞了，現在又不得不蹲在這個小窩里。岳全善周圍望了一眼，鼻子酸酸的，談話就中斷了……

洪澄從椅子後面，揉着眼睛爬起來。她順手把毯子向徐家光身上扯去，徐家光也醒了。她們的出現，使岳全善覺得這番變動歷歷在目，它既真實，又沉重。

何士捷這時獨自對洪澄說道：

“應該看看去，常常向他們取得聯繫……我們除了等待行動，還做什麼呢？……”

在何士捷的臉上，迫不及待和疑慮的神情交混着。岳全善

心里暗暗地想：一切都变了，連何士捷也不像从前了。將來的生活，真不知道怎样开始呢？

岳全善跟在洪澄后面走出来。何士捷突然对岳全善喊道：“你到哪里去？你如果去洗臉，也給我帶一盆水来……不，最要紧的，还是給大伙准备早飯……我們是在行軍，已經不是个工厂，把帶來的干粮拿出来；改变一切章程，从头来过……先去看看我們的人，对啦！最重要的还是先去清查一下人数吧！……”

岳全善双手扶着門檻，又看見了何士捷的坚毅的面孔，又听见了他那鎮定和乐观的調子。岳全善在心里說：“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也許是艰苦的；但比过去会更有信心。看吧！”

在倉庫的洋灰地上，麻袋包上……到处睡着他的亲密的伙伴。他們有的醒来了，一齐向岳全善伸出了手，在欢迎他的回来。

鴨綠江造纸厂厂长高仲，在那最紧张的一夜，可以說是躺在床上指揮的；因为他的胸部疼痛。他患过肋膜炎，肺部也不好。他並沒有一直躺在床上，他进进出出無數次，每次回来才在床上上挨一会。他有病工人是知道的；但是他不願意工人看見他在最后一刻鐘还躺在床上。事实上，他上了汽車，才算离开了那只床。他上汽車之前，对他的两个助手朱怡昌和陈祖仁，說道：

“你們馬上上船，听明白了嗎？”

这是無上关切的命令；由於簡短的語气，由於他的眼白發出来的冷峻的光；这道命令也是最严厉的。

在靠近他的工厂的江心中，停着五只大沙船^①。因为在他管辖的地区内，有一个造船厂，他就利用了这个有效的交通工

① 这种船有三四百石的容量，来往在沿海一帶。

具，提出了一个“江心政策”。他把所有的船只交给了航务局，只留下了这五只大沙船。他把它们並排停在江心，像一个小島子一样。另外他控制了一只小汽輪和几只駁船，它們如同一只跳板，把江岸和那个“小島子”連結起来。

在这五只大沙船上，裝載了除用火車运走之外的全部物資，所有幹部和家屬。此外，这个“江心政策”大大鼓舞了幹部的情緒，在物資清單之外的許多物資，也裝上去了。

在高仲下命令的同时，有四只沙船由汽輪拖着靠近了上游的江心島。剩下的一只，等最后一批幹部上齐了，才能靠上去。

事实上，最后一只沙船並未按时靠攏，它仍然孤單單地停在江心，彷彿擱淺了一般。

高仲到了江心島，越加激动起来，一条江水並沒有割断他和工厂的联系；相反的，他的心还像留在对岸似的。給他指定的住处，是在一个警楼上，偏巧又正对着这只沙船和他的工厂。

他在室內走来走去。本来他可以躺在床上；但是他反而不能躺在床上。他終於在对岸火光的反射中看見了那条船。他喊：

“怎么回事？这条船……”

有人到江岸去了。回来报告說：大約一会就会拖过来。

过了一陣，高仲又喊起来了。这回的声音比上回更大，更急躁。

“这是什么鬼东西？它要什么时候才过来？”

这次派去的人，和他的助手之一陈祖仁一起回来了。陈祖仁本是一个鉄工；可是沒有一点鉄工的样子。長得既清秀，声音又尖細，他慢条斯理地說：

“想是朱怡昌还没有过来？”

“誰？他不是和你一起嗎？”

“后来就不一起啦！”陈祖仁簡單地回答。

“这东西……”

沒有人知道“这东西”是指的什么。高仲在房間里直轉身，又用手扯着他的毛草頭髮。他用眼白看着陈祖仁，显然又不能全怨他，一定是由於什么誤会和事故。朱怡昌和陈祖仁都是他亲密的伙伴，得力的助手，他安排了一切，要大家一起撤到这里来；但是最后只有朱怡昌一个人沒有来，或者將來也不能来的时候，他怎么能对得住自己的同志呢？这种思想咬着他的心，他一直向江岸跑去了。

高仲在那条沙船上遇見了兩個年輕工人。据他們說：他們打算把一批洋馬赶上船；可是剛过了道岔子馬惊了，走散了，他們追到制材厂，朱怡昌也追到制材厂，后来就不見了……高仲什么也听不进去，他叫小汽輪往对岸开。对岸一片火光，在火光中停着一只划子。划子上的船夫对高仲說：他等到了現在，朱怡昌还没有回来。高仲又命令小汽輪順着江岸向上开去，不远就是制材厂。还不到制材厂，迎面擦过一只帶篷的船，船头上似乎站着一个人，虽然火光照得通亮，要想看清这个人还不容易，不知为什么高仲認定那个人就是朱怡昌，他叫汽輪又去追那只帶篷的船。

果然在船头上站着的就是朱怡昌。他的衣肩撕掉了半边，手中擎着一支短槍皮套。他的槍早就失落了，他为了威胁帶篷的船向他指定的方向开，手中擎着一只皮套也許是可笑的；不过，任誰看見他的煞神一般的面孔，都相信子彈随时会从这只皮套里射出来。

朱怡昌上了汽輪，顛顛了一下，在高仲的脚前軟軟地溜下来，兩個人紧紧地握着手。朱怡昌的肩头有些顛抖，高仲在火光

中看見他臉上的伤痕，什么都明白了。他激动地喊着汽輪快开。他們的手越握越紧。汽輪靠了岸，高仲剛想站起来向跳板跨去，一口發腥的帶咸味的血，从他的嘴里噴了出来。

安东紡織厂厂長黃大霖，是过江最晚的一个。他从未想像到他的物資会那么多，因之在撤退那天晚上，不能不求救於何士捷，派人馬去幫助他。就是这样，他也沒有把自己的物資搬完。直到最后一分鐘，他才向集中的地点走来。他一个人順着堤埂子走去。他走得很慢，还不时向右后方看他的工厂。他的工厂离得最远，在他眼前不时显现出来的照明灯光和嘈杂的人声，就像他真的看見了自己的工厂一样。他奇怪自己怎么一下子从这个混乱的局面里抽出身来。虽然如此，他的衣服还是十分整潔，每个扣子都扣着，有鉄跟的皮鞋碰着石子，还是登登地响。

他不时地停下来。他在極力回想一件事情：倉庫的門像一只大嘴……火車上的布匹堆集如山……一声槍响，四周無边的黑暗……最后他到底想起了他要想的是他的老婆。他十分惊奇地問自己：他在想什么时候和她見面的，昨天呢？还是以前呢？他对她一直抱着在根据地結婚时的印象：她的臉不算太美，嘴角上掛着微笑，永远那么痴情地望着他。結婚那天，不論他問她什么，她都一句話也不說，低着头，連脖頸也紅起来了。这情景就像是昨天一样，可以說他是十分愛她的。那一天，厂內医生来向他报告病情，說：“最近起色很大，她不能和別人一样，为了好的快一些，最好离你近一些……”医生又进行了一番解釋，黃大霖什么都同意了，叫她由市內医院搬回到厂內医院。以后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一直忙得沒有去看看她。現在他觉得医生的話很費解了。她不能和別人一样，这句话是不是指着可能要她到

大后方养病而言呢？有一些人确实到大后方去了，她可不能。他知道她不願离开他，从另一方面說，他自己也不能离开她。

黃大霖知道苏云，就在那些船上，她將同他一起走，甚至，只要他願意，現在就可以去看她。

每个單位只有少数人在这里集中，其余的人，早就連夜乘船向寬甸出發了。苏云乘的那只船，已經变成了一只病船。小小的船艙里，散發着酒精的气味，油灯吊在柱子上，它的影子在白色床單上搖晃着。在最后这个时刻里，医生站在苏云的床前，她的表情多么安靜呵！当医生摸着她的手腕时，她果然睜开了眼睛。也許只有医生才懂得这种眼神，洩露出来的秘密。只有一个病人，把生的留恋集中为一个願望的时候，才会这样的。她的眼睛在說：“我要去了，我是多么舍不得去呵！快叫他来看我吧！只有他可以留住我，因为他爱我，他的爱可以战胜一切……”

医生把苏云病情危急的消息，告訴了曲十海。曲十海一直在岸上等着，当曲十海再把这个最后的願望，传达給黃大霖的时候，苏云那只船早已开出两个鐘头了。

三天之后，黃大霖的船到了長甸河口，無疑的，他是到得最晚的一批。一眼看去，这里有些事已經結束了，有些事又要开始了。在黃大霖的腦子里，已經習慣了这些变动，像这些船只一样，或者向更远的地方去，或者就在这里停住。但是，他一下船，厅长就找他去了，並且他剛剛踏进只有驛馬大店才会那么嘈杂的院子里，就听见厅长远远地对他說道：

“黃大霖来了。这里，全留給他。他要留在長甸河口。其余的人，都要出發到临江去。”厅长又轉向黃大霖，好像搜寻他留在这里的理由，接着說：“不論誰，都要尽快搶运物資，决不能留下一点落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怎么样？快去組織力量吧！你要

在这里打第二个仗。”

黃大霖关上身后的門，腦子里轉了一下：“为什么不叫何士捷留下来，这里全是他的物資呀！”他完全不知道何士捷摔坏了腿，也不知道高仲咯了血。正是为了这两个原因，厅长才决定把他留下来。另外，当然，也是为了……

这是因为黃大霖剛走出院子，曲十海迎面走来，对他說：

“我找不到她啦！”

“怎么？”

“我們来晚啦！”

“你說什么？”

曲十海把一切經過告訴了黃大霖。由安东出發的那天，苏云死在船上了；船一靠岸，就把她安葬了。

黃大霖蹲在路旁，兩手捧着头，就像天旋地轉了一样。呆了一陣，他才抬起头来，自言自語地說道：

“为了这个，才留下我的，我明白了……”

“走吧！”曲十海在一旁催促他。

“哪里去？”

“他們說在南山上。他們說往里走一截，就会看見的……”

“不，既然留下了，不怕沒有時間……現在，集合人手要緊……”

何士捷他們在長甸河口船上，吃到的第一頓飯是油条、大餅、白开水。每个人的嘴脣上，厚厚地沾着一層油漬，當他們用藍花大碗喝水的時候，油花就在水面上散开了。

何士捷陰沉着臉，四周沒有一個人說話。只有洪澄一個人側着身子，望着何士捷。何士捷的兩眼凝然不動，只有牙巴骨在

費勁地嚼着。彷彿他不是在用嘴吃大餅，而是用思想來吃大餅似的。一個人在大變動中，常常出現了新的，不可捉摸的神態，有些話語和姿態，變得那麼陌生，以致要去找過去熟習的東西是困難的。現在洪澄就是這樣的注視着何士捷。

洪澄又找着了原來的何士捷。她想起了好幾個不眠的夜晚，想起了她在江邊上，如何得到了何士捷摔腿的消息，如何又在緊張的黑夜中撤離了工廠。

何士捷摔腿這個事件，引起了一連串的變動。起初，她不得不因此與自己的孩子分離。當她以為可以乘車趕去的時候，想不到又改成了水路。現在她來到長甸河口了；但是同一天由安東出發的各種車輛，直到今天還未到達，更奇怪的是梁滿富老婆，為了迎接她，又帶着孩子由旱路趕到寬甸去了。當然，梁滿富老婆，只知道他們應該乘汽車經由寬甸來長甸河口的。這一差錯，又怎能埋怨她呢！

眼前在腿上綁着夾板的就是何士捷，鼻翼兩側出現了新的皺紋的也是他；閃着深沉的目光的這個人，也就是她的親愛的他。現在她把對孩子的系念，一齊集中到了何士捷的身上。你看他，鬍子那麼長，也沒有梳頭，不叫那條腿他不會這樣的。他的腿在疼嗎？在洪澄心中湧起了一股強烈的愛撫的願望：“他病了，一路上沒有營養，至少給他弄個雞蛋吃吧！”她這樣想，迅速地在工人的臉上瞟了一眼，又打消了這個主意。她一方面說服了自己，另一方面那種愛撫的渴望越加增長了。

衣廷秀這時帶回消息說：我們都到臨江去，又說到長白去！

衣廷秀紅撲撲的臉，從窗外探進來。到臨江去，就到長白去，對他來說同樣的好。可是何士捷和洪澄兩個人互相對望了一下，卻摸不透這個變動了。何士捷問衣廷秀：

“你說我們，我們是誰？”

“所有的人呀！”

“我們呢？”

“我們也去。”

“誰留在長甸河口呢？”

“聽說廳長派黃廠長留下來。”

“為什麼？……”

何士捷的疑問是有道理的：造紙廠的全部人員和物資都在長甸河口，為什麼要派黃大霖留下來呢？何士捷沉不住氣，坐上担架到廳長那里去了。

何士捷走了之後，洪澄從衣廷秀那里知道了所有的情況。因為根據地不在長甸河口了，而在長白了，所以都到長白去。但是又必須有人搶運長甸河口的物資，因之這個緊急任務才沒有落在何士捷這個病人身上……

洪澄等着何士捷回來。在這個急劇的變動之後，不知該怎麼辦。她覺得為了孩子，為了物資和那些家屬，何士捷應該留在長甸河口；可是為了他的腿，他又怎麼能夠留下呢？

不一會，何士捷回來了。洪澄問：

“怎樣？”

“為什麼不該是我？要搶運，那也是安東造紙廠的物資……”何士捷剛才在廳長那里，想必也這樣激動地爭論過。他的干裂的嘴唇，掛着一點血絲，兩隻眼睛在簇黑的眉毛下面燃燒着。“高仲吐了血，黃大霖剛剛死了老婆，我可是一個好人……”

他扶着艙口，站得更直了。

孫全善在旁邊表示決心說：“我們全要留下，……”

“不，”何士捷說，“原有的幹部够多了。你們都要到長白去，